



轻歌一曲薅秧去

·映铮/文·

有一种记忆在最不经意时，有一种声音藏在最心底，有一种唱腔像童年的彩笔，把我行走山水间的灰暗涂成亮丽。吼一嗓子，给世界，也给自己。

这是薅秧歌带给我最直接的诗意。多年以后，它仍有信仰地活着，活在苍茫大巴山，活在幽深的岁月里。还记得儿时被父母带到田间地头，开始追着花草喧闹。过一会儿，捏着羊嘎丁丁的手会被一种声音定格，沉醉于此起彼伏的薅秧或薅草歌。那是一群我熟悉的歌手，用最朴实、明亮、纯净的唱腔，把欢乐和幽默散落山野，撒满村庄。

那一幕是盛大的，也是轻盈鲜嫩的。红尘阡陌，躬耕垄上。我的父母和叔伯婶子们成排的下到田里，站在齐腿的秧田里，扭动着腰身，用脚探寻秧苗周围的杂草，然后用力将之踩进泥中，从此不与秧苗争营养。这是杀虫剂没生产出来之前的除草方式，也是薅秧歌得以诞生和传承的土壤。

“薅秧歌”以二二三节奏的七言句式为主，分高腔和平腔类。高腔类腔幅宽大，节奏自由，多用假嗓和颤音歌唱，因此难度比较大，又被称为“一声昂”或“震颈红”。平腔类腔幅紧凑，节奏规整，一般结构短小，其表现形式可独唱、领唱、齐唱、对唱，一领众合，形式多样，不拘一格。这种伴随着劳动场景诞生的艺术形式，将劳作的辛苦和满心的期盼融合在即兴即景的唱腔里，寓情感于嘻闹里，润万物在无声间。那种吟唱无悔青春的荡气回肠，歌颂着盛世锦年的豪迈放纵，即使落了俗套，也仍旧是美的。

最记得每年秧苗青绿时节，为了给大家鼓劲，领头的没下田就已扯着嗓子吼：“迎春花儿朵朵香，准备春耕忙又忙，春天多使一把劲儿，秋来家家谷满仓”。众人立即来了精神，跟着和：“大田薅秧排对排，立子老表一起来。杂草除得干又净，打的粮食经得晒。”仿佛这一嗓子就把身子吼轻了，劲儿吼足了。随着歌声的节奏，人们扭动的身躯就自然一致，仿佛排练过的大型舞蹈，好看又壮观。聪明的婶子们为了哄儿郎们多干些活儿，甜蜜地许诺“一块白布四个角，做双鞋儿郎糊脚。只要我郎爱劳动，一生都不打赤脚。”男人们立马会蹬鼻子上脸：“大田薅秧排对排，一对雀儿飞过来，前头飞的梁山伯，后头飞的祝英台。”也有一些过来人逗那快出嫁的女子：“大田薅秧稗子多，扯了一窝又一窝，又要埋头扯稗子，又要抬头望情哥”；“薅了上丘薅下丘，拣个螺丝往上丢，螺丝晒得大喳喳，小哥晒得汗长流”；唱到热烈时，一些已婚男女就开始公开调笑，打诨对唱。男人唱：“秧田弯弯一张弓，妹儿脸蛋红通通，白天薅秧薅累了，晚抱妹儿怀中”；不甘示弱的女人也没辣回敬道：“月儿弯弯一张弓，山茶花开红通通，薅秧田里拣个崽，娘抱崽儿怀中。”

在嬉笑怒骂的薅秧歌里，所有的表达都能辗转成歌。即使昨天刚吵了架，只要一开口唱“昨天出门遇到鬼，敢和对门来争嘴”，另一个回“专心实意来薅秧，秋收稻谷垒成堆”，至此，矛盾消除，即使不能和好如初，也不似先前那般头生犄角，非争个你强我弱了。

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，施肥锄草都不需要人。那一幕幕热火朝天、生机昂然的场景消失了，薅秧歌也随之淡化。如今能原滋原味吼出几声的，多是七十多岁的老人。虽然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，但传承还有些困难。唯有创新这种艺术形式，融合现实，开启更灵活更丰富的劳动场景，才能继续扎根这方土地，用这“轻歌一曲薅秧去”来激发人们热爱劳动热爱自然的积极性，用这原生态的高腔悄然掉落那些花开的日子。

兴许是受母亲经常哼唱的影响，薅秧歌总是把繁若锦缎的初夏织成一曲清韵，安放于颠沛的流年，让我能够感受到云卷云舒的坦然，从容与淡定的笃实。轻拈时光，静听岁月，遗落在时间里的这些悠远的歌，高亢，从容，轻挂在心头，不卑不亢，亦庄亦谐。

石梯古镇(三章)

·符纯云/文 雁鸣/摄·

老街的背影

·马亚伟/文·

如果说，时光是江水，那么，老街就是江中的礁石。时光渐渐消褪下去，老街日益显露峥嵘。曾经的喧嚣、澎湃，随同急迫的水花渐次消散。在干涸的江中，留下被岁月抛弃的背影。即使在它的正面，也是佝偻着——掉牙的老房子，沿着长满苔藓的屋檐，絮絮诉说过往的繁华。

如果回到二十年前，或者更远的时候：老街竖挺着风华正茂的脊梁，承载下太多市俗喧闹。多少春夏秋冬，风在人群频繁穿梭，雨将冷暖自知的情怀润湿。就连大雪到来，也掩盖不了鼎沸的市声。被脚步打磨得油亮的石板，每一页都写满缤纷的爱音。沿着时光流淌的方向，一尾尾鲜活的鱼儿，从这里游向远方。仿佛一夜之间，多少繁华往事，已成过眼云烟。最后，在漠然失聪的耳边，只剩下无影的微风，不时断章取义地顾自吟唱。

穿过古镇的风

不规则的风，从街头奔往巷尾。残破。苍老。阴凉。心有不甘……不规则的行程，甚至短到两百米，依然穿透千百年来不规律的阴晴晨昏。清一色的石板，齐刷刷地躺下去，就再也没有机会站起来。

风吹过。恍惚间，可闻更鼓敲响、布衣穿梭。扛一肩柴米油盐的市井凡俗，往复于两排清瘦的墙体。微风吹散一道道背影，却未曾风干一声木门的“吱呀”。风吹过——这混迹于光阴的队伍，是否记得今夕何夕？在石梯镇，它已吹动不知多少年。接下来，还会循环往复地吹动……

石梯坎

三三两两的人影，从上而下，或从下而上，氤氲游动。风鱼贯而入。一如既往地蓬勃、热烈。一如既往地，拂动一阶高一阶的青石板。在每一个早晨，石梯坎由低向高延伸，像一朵盛开的喇叭花，带着轻微的张扬。于是，村野芬芳被释放于小镇清爽的空气中，又散落于生活的琐碎。向上，是石梯坎；向下，依然是石梯坎。向左，是风雨斑驳的木楼；向右，依然是绿苔丛生的墙面。偶尔撞上几句犬吠、鸡鸣，又像打在巴河的水漂，一番轻微的触动之后，旋即归于平静。不时有美丽女子轻盈飘过。与之对应的，是一群外乡人不合时宜的唏嘘。写下石梯坎，仿佛攥紧一朵直抵内心的火焰。仿佛写下的每一个字，都能找到小镇通往前行的路径。

谢谢你让我变得更好

生命中，总有一些人，虽然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只是个匆匆的过客，只有瞬间交集，但却带给我们久远的影响。

小时候，我带妹妹去玩。经过一片果园时，妹妹眼巴巴地望着枝头的甜杏直咽口水，然后她用眼神央求我去摘。妹妹的眼神以及我自己的口水，促使我攀上一旁的矮墙，摘了两颗最大最红的杏。杏都熟得发软了，我们在衣服上擦一把，贪婪地吃起来。天知道那杏子有多么好吃，诱惑着我再一次攀上矮墙。我慌乱地摘着杏子，妹妹在树下把小褂子兜起来。正当我们得手准备逃跑的时候，一个老头大喝一声，我一扭头，看到他怒目圆睁，顿时吓得大汗淋漓。这是我第一次当“小偷”，如果传出去，我简直没脸活了。我全身发抖，不敢抬头看老人，但却听到他温和地说：“没事，吃几个没事！不要一下摘那么多嘛，有的还没熟呢！好了，去吧！”我顾不得多想，拔腿就跑。后来我想，老人看到有人偷杏，一定很生气，但见我胆怯的样子，就知道我不是个专门捣蛋搞破坏的人，心生怜悯之心，所以宽容了我。

以后，我再也不敢觊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了，而且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贪欲。

人总是要不断完善自己的，除了自律，有时还有别人的帮助。

学生时代，我和男生们交往不多。临近毕业的时候，一个男生突然写了纸条把我约出去。他向我表白说：“我默默地喜欢你三年了，你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女生。你身上，有很多别的女生望尘莫及的东西。你谦逊，温婉，美好……我想如果不表白，就永远没有机会了……”他的一番话，把我说蒙了。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多好，会对他有如此吸引力。他让我很感动，但是，我对他没有感觉。虽然我们最终还是各奔东西，但他却深深影响了我。以后的日子，我总是对自己说，有人曾经那么喜欢你，一定要变得更好一些，不要辜负别人的喜欢。

我开始写作的时候，路走得很艰辛，甚至会听到一些批评之声。一次，我投稿之后，一位编辑老师和我联系了。他鼓励我说：“你驾驭文字的能力非常强。这篇稿子虽然情节平淡一些，但你用诗一样优美的语言，讲述了一个留守儿童的故事，我已经强力推荐了此文……”我顿觉受到了莫大的鼓舞，他就是我的伯乐。后来，那篇故事性并不是很强的稿子真的刊登出来了。不久后，那位编辑老师离开原来的岗位，我们联系也少了，但我在写作的路上却越走越坚定。我想，我一定要写出更好的文字，只有这样，才不会辜负我遇到的伯乐。

很多人，只是一朵匆匆的流云，在我们的天空下很快就飘远了。但是他们委婉的批评、温情的欣赏或者真诚的鼓励，会在我们的心空留下最美的影子。

谢谢你，让我变得更好！